

宋吳曾纂
能改齋漫錄

第二冊

進步書
局校印

能改齋漫錄

PDC

能改齋漫錄卷二

宋 臨川吳曾虎臣纂

辨誤上

員姓之始

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然唐員半千十世祖凝之本彭城劉氏仕宋後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乃音王問切何耶。寶華音訓曰唐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按前涼錄已有金城員敞此姓似不始於凝之。予按唐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然則以員為韻其誤久矣。予又按姓苑云員氏南陽其先與楚同族。帝顓頊之後楚令尹子文聞伯比之子育於鄖公辛辛生聞懷員蓋辛之後也。平王時敖為大夫觀此則員得姓又不始於故矣。鄭音云則員不當音運。

韻畧不收岑筭二字

大唐新語曰漁具惣曰岑筭。漁服惣曰校行。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岑筭。全獨而係生能學聲斷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故筭音平聲與生

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徒提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皆作平聲。今韻畧不收此字。

句讀無音

前輩言韓退之詩。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讀不音獨。徒豆反。殊不知山谷次韻黃冕仲木字韻詩云。變名濶甲乙。謄寫失句讀。止作獨音也。然馬融笛賦云。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投音徒豆反。注言句猶章句之句。然則豈兩字既異而義亦別耶。何休公羊傳序亦云。失其句讀無音。

蘭若若字兩音

蘭若若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余按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省。西臨子雲閣。長嘯披烟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紇干字無據

五代史寇彥謙傳。朱全忠迫遷昭宗於洛陽。昭宗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坐處樂。相與泣下沾襟。余謂干字非是。蓋鄜

道元水經注曰。純真山。冬夏積雪。鳥雀死者一日千數。故純干為無據。

乾鵲音干為無義

前輩多以乾鵲之乾音干。或以對濕螢者有之。唯王荊公以為虔字意。見於鵲之彊。此甚為得理。余嘗廣之曰。乾陽物也。乾有剛健之意。而易統卦有云。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以是知乾音干為無義。然廣韻有鵲鵲。蓋鵲字起於後來。

王珪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珪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之。所謂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是也。故蔡條西清詩話。以為按史所載。太宗不在坐。而子美詩獨得其詳。以史為疎畧。然以余考之。房杜等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杜如晦耳。王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為史誤也。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外傳。以為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辰。乃貴妃指迹。殊不知唐

談賓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及書。皆歐陽詢之所撰。初進樣。大德皇后指一痕。因鑄之。故唐書食貨志。亦云。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行。十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錢環錢。其製輕小。凡九八萬。方滿一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然則楊妃別傳云。爾者。其謬可知也。孔氏雜說。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并書。俗不知。遂以為明皇所鑄。按考異云。時寶后已崩。大德后未立。

條脫為臂飾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語言。安妃有金條脫。為臂飾。即今釧也。又真語。粵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余按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然則條達之為釧明矣。第以達為脫。不知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濶。繞腕雙跳脫。但跳脫兩字不同。

秋鶴與飛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舡。集本以步為涉。荔子丹兮蕉子黃碑。

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余按柳子厚集有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游。凡可縻而上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有煨鐵者居。其人去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云。余以子厚之文証之。則知步有新舡為有據也。又按沈存中筆談云。韓退之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辭吉日兮辰良。又蕙散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欲相錯成文。則語健耳。如老杜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之類。余以存中之論証之。則知歐公以秋鶴與飛為誤者非也。

曲逆音去遇

宋景文謂漢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作去遇。不作本音。何也。余按孔經父云。陳平封曲逆侯。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遠。好謀能斷。注曲逆遇反。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文選之注耶。

樂府有慘字

楊文公談苑載。徐鉉仕江南。為中書舍人。校秘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慘字。淑多改作操。以為章草之變。鉉曰不可。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慘。音七鑒反。三搥鼓也。

彌衡作賦。漁陽摻搥。古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按詩。遵大路篇云。摻執子之袪兮。陸德明音所覽。反及所斬反。葛屨篇。摻摻女手。則又以所銜所感。息廉三反。則摻字元非一義。梁王僧孺詠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注云。摻音撼。然則摻字。僧孺自有明注。不惟吳淑不知。而錯復不援。以為証何耶。桓譚新論有微子摻箕子摻。乃知作操者古已有之。

乾德之號二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保大中。秦准得石志。按其文。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先及。而符讖將著也。歐陽公歸田錄記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語率相勿因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鰲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耳。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侍人。太祖因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夫乾德之號二。一輔公祐。一蜀王衍。未知孰是。

集靈宮存仙望仙之名

文忠公集古錄。西嶽華山廟碑。載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脩。

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復用丘墟。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頽。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文忠云。文字可讀。其大畧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唯見此碑。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為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為存仙。端門南嚮山。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為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博塞字音

按鮑宏博經以博塞之塞音蘇代反。然余考李翱擣搗法。其未有開十二塞十一。以開對塞。則不當音以蘇代反。莊子云。問穀吳事。則博塞以遊。亦音蘇代反。不識擣搗孤塗四字。

玄晏春秋曰。計君又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後漢書。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予以是曠然發悟。以上皆玄晏說。及觀歐陽文忠公少時。代王狀元謝及第啟云。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舉屬文。徒率成於骹骹。文忠公以為陸機蓋誤也。黃朝英細素雜記。以不知文忠公用撐犁事為恨。蓋渠未嘗讀玄晏春秋耳。又沈元用謝啟云。讀撐犁字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詩而不知。尚慚博學。然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在何書。

束修義

束修其義不一。論語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人多引禮。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修。以為束修者。束脯也。用束脯以為贄耳。余按杜恕體論曰。束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按後漢馬援傳注云。男子十五以上。謂之束修。不可以束修之問不出境。一概論也。檀弓云。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乃知以束修為束脯者為非是。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修。訖無毀玷。注。自行束修。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注束修。謂束帶修飾也。

牙門

孔經父雜說記突厥李靖建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表飾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義也。或以衙為衙舍。早晚聲鼓則又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衙府也是亦訛耳。以上皆孔說。余按語林云。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衙。故軍前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以為衙也。義主于此。而孔氏止謂之旗者。不得其說者也。唐資暇集亦云。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將軍之旗。故豎於門。史傳咸作牙門。今押牙既作押衙。牙門亦謂之衙門乎。予又按南史侯景傳。景將率誅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

倒行逆施

史記伍子胥傳。子胥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西漢主父偃傳。亦曰。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余按吳越春秋。乃云。日夕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於道也。乃知施即

旅字。施字於道無義。國語。晉陽處父過賓。舍於逆旅。潘岳上客舍議亦引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魏武帝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乃知逆施可於事言之。至於道路無義也。當有識者訂之。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正義曰。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馬融長笛賦序曰。有維客舍。逆旅。

李白非蜀人

曾子固作李白詩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又云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皆不合於白之自序。蓋誤也。余按杜子美有蘇端薛復筵間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乃知舊史以白為山東人。不為無據也。故范傳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代之孫。隋末流離。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也。

玉樹

三輔黃圖云。甘泉宮有槐。根幹盤峙。二百年物也。而揚雄賦所謂玉樹青蔥者。余按唐劉餗隋唐嘉話。謂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蔥。指此。後左思譏之。已失。三輔黃圖以為槐之根幹。則又甚矣。

筠為竹皮

許慎說文云。筠字從竹。竹皮也。唐韻曰。筠。竹皮之美質也。禮記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說者以竹箭松柏各以皮心為固耳。然古今文士。例以筠配松何耶。孔穎達亦以筠為竹外青皮也。

女壻乘龍

潘子真詩話云。杜子美詩。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為誤引。楚國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延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故宋景文公詩亦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俱用此事。余嘗以潘子真之論為非。蓋景文所用。乃是此事。至杜子美詩。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蓋用太平廣記。蕭史傳。所謂秦女乘鳳。蕭史乘龍者是也。

飛燕在昭陽

西漢趙飛燕既立為皇后。後寵少衰。而姊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耳。唐李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其後見唐王廐松窗錄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命李白為新詞。有漢宮誰第一。飛燕倚新

粧之語。乃知昭陽之本。世所傳者誤也。然此一聯。據楊妃外傳。高力士摘之。以謔李
白。

黃庭博鷺

蔡條西清詩話。謂李太白詩有誤。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為寫黃庭博白鷺。逸少所寫
乃道德經。余按太白集有賦。王右軍詩云。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鷺賓。婦素寫道德。筆
精妙入神。書罷籠鷺去。何曾別主人。據此詩。則太白未嘗誤用。何耶。按本傳。逸少聞
山陰道士好養鷺。往觀之。非山陰道士訪逸少也。前詩不特誤使黃庭事。嘗疑以為
世俗子所增。至梅聖俞和宋諫議鷺詩。亦云。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山谷詩云。頗
似山陰寫道德。雖與羣鷺不當儔。則知黃庭之誤尤分明。

秋菊落英

蔡條西清詩話。記荆公有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非之。荆公以文忠不讀楚
辭之過也。以余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故築室始成。謂之落
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錢昭度詩云。蕎麥花殘小雪飛。乃為詩病。

藥名詩不始於唐

蔡條西清詩話謂藥名詩世以起於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下枝子夜吟詩問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以予觀之恐或不然且藥名之號自梁以來有之簡文帝藥名詩云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暎合懽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粧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梁元帝藥名詩云戍客恒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雁南飛蠟燭凝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詎信金城裡繁雲晚沾衣如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乃知藥名詩不始於唐

青女橫陳

荆公詩云日高青女尚橫陳橫陳二字見宋玉風賦橫自陳兮君之前及楞嚴經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為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指為霜雪之神然荆公之詩不害為佳句也

中山放鹿

劉貢父詩話云。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麇氣。放麇。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予觀陳無已謝再授徐州教授啟云。中山之相。仁於放麇。亂世之雄。疑於食子。乃知誤者非一人也。

前溪歌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少。復倚塔為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聞來聞百草。度日不成粧。此唐崔顥王家少婦詩。子夜歌。則樂府所謂古有女名子夜。造其歌者也。至於前溪舞。讀陳朝劉刪侯司空宅詠妓詩。乃得之。劉刪詩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崔意屬此。又古今樂錄。謂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

頻青蛾

杜子美一百五夜對月詩。想像頻青蛾。蓋蛾眉也。世所傳本多作蛾。非是。故杜江月詩。又云。誰家挑錦字。滅燭翠眉頻。可以為據。又沈約咏月詩。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庾肩吾望月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隋董思恭詠月詩。別客長安逆。思婦高樓上。故杜子美江月詩。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

犬迎曹宿客

今世所傳杜詩。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余家有唐顧陶所編杜詩。乃是犬憎閑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又對月詩。舊本作所却月中桂。陶本作折盡月中桂。二字亦不同。惟寄高適詩。舊本乃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陶本乃以池為河。似不及池也。

江文通雜擬詩

犬選有江文通雜擬詩。如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非休上人作也。白樂天題道宗上人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又唐休上人亦有詩與白云。聞有餘霞千萬首。何妨一句乞閒人。白答之曰。禪心不合生分別。莫愛餘霞嫌碧雲。則白直以碧雲合之句。為湯惠休作矣。如文通擬淵明一詩。編者至載於陶集中。是皆不明考之故。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為望。不啻硤碕之與美玉。余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說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為可信。

藥欄

唐文正資暇錄謂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為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按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闢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杜子美將赴成都草堂詩常苦沙奔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孫少魏以藥為藥今本史信然

小胡孫

杜子美有從人覓小胡孫許寄詩云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為寄小如拳意題皆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為詞者何也故韓子蒼有謝人寄小胡孫詩云直疑少陵覓未解柳州憎然則雖韓子蒼亦以杜為錯耶

銜盃樂聖稱世賢

韓子蒼言杜子美八仙歌左相日興費萬錢銜盃樂聖稱世賢世字無義當作避字傳寫誤耳按李適之代牛仙客拜左丞相為李林甫陰中罷政事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孟浩然得戴嵩詩意